戰鬪隨筆

李浴日

「鼓動風潮，造成時勢」

國父革命的秘訣是「鼓動風潮，造成時勢」。他基於這個秘訣的運用，果然以劣勢的革命力量對優勢的滿清，造成辛亥革命的輝煌勝利。

過去我們抗戰，正在運用國父這個秘訣，否料日本軍閥竟又不斷地爲我們「鼓動風潮，造成時勢」。如屠殺我國平民，引起國際公憤，破壞英美諸國在華利益，尤其發動太平洋戰爭，直接與英美諸國交戰，于是最後勝利便降臨於我們了。

否料，俄帝與朱毛匪幫一面把我們趁出大陸，另一面又爲我們「鼓動風潮，造成時勢」。如在大陸上的大規模屠殺，摧毀英美在大陸上的權利，發動韓戰，越戰，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內戰，又欲赤化日本，是已走上日本軍閥的舊路。依於今日國際的形勢，與我們本身力量的日益強大，已使我們深深地呼吸着最後勝利的到來。這是侵略者必然的因果關係。歷史上的侵略者老是一手打倒人家，另一手又把人家扶起來。亦即說，牠正在自挖墳墓了。

憶韓信，看今日

頃讀韓信傳，見韓信初見劉邦，條陳說：「項王將霸天下，不居關中，而都彭城，所過無不殘毀，天下多怨，百姓不親附，特劫於威強，名雖霸，實失天下心。故曰其強易弱。」韓信這一番話，不啻對今日朱毛匪幫的分析，今日朱毛匪幫不是「所遇無不殘毀，天下多怨，百姓不親附」嗎？與項羽比較，尤甚千百倍，而現在大陸人民特劫於威強，恐怖，於清算鬥爭屠殺之下，故牠表面雖是統一大陸，實失天下的人心，像這樣的強是易弱易亡的，項羽之事，可爲證明。

韓信又說：「今大王（指劉邦）誠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武勇，何所不誅！以天下城邑封諸功臣，何所不服！以義兵從東歸之士，何所不敵！」這，不啻對我政府當局的建議。現我政府正謀選賢任能，重賞有功，並因人人皆思西歸的心理，揮戈西向，將見無攻不克，無敵不摧！

最初，淮陰少年皆謂韓信雖長大，好帶刀劍，甘受胯下之辱，僅一怯夫耳。這都是由於不識英雄的。今且不說他後來百戰百勝的輝煌表現，只就他這番話來分析，其透視羽的必敗，提示劉邦的必勝，已可見他是一個非常人。諸葛武侯隆中之對，亦不過是。蕭何稱爲「國士無雙」，並非過譽。今日應有韓信復生！

建立「動」的戰爭觀念

最近由於我海空軍的頻頻出擊，在東南沿海一帶予匪重創，這正是說明我們「動」的戰爭觀念的正確。過去兩年中閩浙游擊武力的不斷出擊造成輝煌的戰果，曾予反共抗俄的形勢莫大的影響，亦即證明。

也許有人以爲共匪最近在東南沿岸的一再調兵遣將，將要奪取大陳，引爲焦慮。惟根據我們的觀察，共匪所擺這種姿態，不是爲要奪取大陳，或者以攻爲守，乃在先發奪人，阻止我們此刻的反攻，以免在日內瓦會議前丟面子。

在敵我對峙的狀態中，不是我打匪，便是匪打我，斷無永久相安無事，或者互不相侵犯之理。共匪爲征服亞洲，想要奪取我前線各一星島嶼，以及臺灣，自爲意中事。然想要奪取是一回事，而能否奪取又是一回事。

反之，我則以光復大陸爲目的，自然要隨時出擊，不斷反攻。（包含心理戰、政治戰、軍事戰的反攻）所以我們的戰爭觀念應是「動」的，不是「靜」的。守勢的觀念是靜的，不特不能光復大陸，恐怕連自身亦保不住。守勢的觀念也是一種挨打主義，正如今日法國的在越南作戰，唯有被越盟蠶食鯨吞，絕無獲勝的可能。

現在共匪最怕我們動——攻，最喜歡我們靜——守，倘若牠有事於東時（如韓戰），我們只顧守，那牠太高興了。同樣，牠有事於南時（如越戰），我們也是一樣不動，牠更高興了。我們不應投其所好，我們應乘其勞，如諸葛武侯說：「兵法乘勞，此進趨之時也。」

「流水不腐，戶樞不蠹」。這也可用以說明「動」的戰爭觀念是正確的。一個軍隊不能長久不戰，不戰則師老氣衰。所以敵人動時，我們固要動，靜時我們更要動。唯有動始可新陳代謝，始可制敵死命，始可製造時勢，始可光復大陸。要之，我們要普遍地深入地建立「動」的戰爭觀念。

關於戰爭的分類

戰後日本出版界比戰前還要活躍，韓戰以來，研究戰爭與軍事的作品亦風起雲湧，旅日友人近自東京寄贈我好幾種新書，關於歷史上戰爭性質的分類，如服部卓四郎著的「次期大戰與日本國防論」一書分爲：

第一種戰爭——英雄戰爭
第二種戰爭——宗教戰爭
第三種戰爭——帝國主義戰爭
第四種戰爭——思想戰爭或主義戰爭

依於服部這一個分類，可見日本軍人的戰爭思想是跟上時代而進步了。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前，他們倘若發現了思想戰爭或主義戰爭的重要性與決定性，也許臨崖勒馬，不致發動七七事變，以至太平洋戰爭。

其次，如佐野學著：「日本再武裝論」一書，他把歷史上的戰爭做如下的分類：

①反動戰爭與進步戰爭
②攻擊戰爭與防禦戰爭
③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

惟對於現階段共產集團所發動的侵略戰爭，及民主集團所領導的防衛戰爭則未提及。這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球性戰爭，誰勝誰敗，將決定人類歷史社會的整個命運。